

生命不一定是直線

『不要在別人的眼光裡找快樂，否則永遠悲哀。不要在別人的嘴巴裡找尊嚴，否則永遠卑微。』生命不一定是直線，他可以是放射線、雙曲線或反折線，甚至可以是個圓，只是需要你主動塑造，完成屬於你自己的圓。

作者／洪蘭教授

台灣的孩子一般沒有什麼機會玩，我個人覺得這樣的現象很令人擔心。我在陽明大學醫學院任教，我們有些孩子還沒有準備好，就已經要去當醫師了。他可能有很豐富的醫學知識，可是還未必能面對，診療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心理壓力、道德壓力與生命課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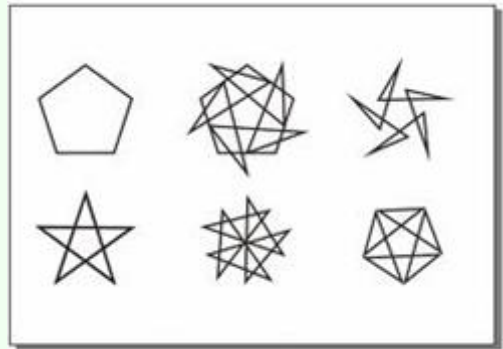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些記者問我，為什麼我覺得我先生(曾志朗)的抗壓性很強，我想主要是因為他是在鄉下長大的，我們在美國結婚五年後，我才去他家，去的時候發現，鄉下長大的孩子童年快樂很多。他曾經告訴我，他們常去溪裡面游泳，老師三令五申告誡，他們依然不改，於是老師趁他們游泳時把衣服拿走，他們只好在溪水裡等到天黑，拿著芭蕉葉，遮住重點部位，跑回家去，而媽媽當然早已拿著棍子在門口等囉！他拿到博士後，母親當選模範母親，他跟她說：「你怎麼能當模範母親？你在旗山鎮拿著棍子追著我跑，每個人都看見了！」

有快樂童年的孩子個性比較開朗，希望我們的教改，可以讓孩子成長得更快樂！

◆金絲雀如何學唱新歌

我的小孩八歲時回台灣，面對中西文化的異同，求學過程特別曲折。起先念嘉義民雄國小，後來因為語言、體罰等因素，適應不良，轉到台北讀北師附小。當時我在中正大學教書，由我母親照顧我的小孩。我母親的教育觀念是舊式的：先做功課後玩耍。小孩一回到家，趕快把功課做完，以便玩耍，我母親一看說：「咦！那麼快就做完了？去複習！」小孩一聽，趕快去複習，正打算出去玩，我母親說：「複習完了，去預習！」當時我母親常說：「現在三年級的功課怎麼那麼多呀？做到十點半還做不完！」後來我才發現，原來我小孩是把功課攤開在桌上慢慢地做，我母親一離開，他就去玩，聽到腳步聲，他就趕快回到書桌前！

我發現這件事時，相當的擔心；由實驗知道，要改變一個壞習慣，需要花上十倍的力氣！金絲雀學會唱一首歌後，若要牠再學新的，牠會乾脆讓神經細胞死掉，第二年再長新的。於是我試著說服母親，讓小孩做功課前先玩，結果我母親回答：「業，精於勤，荒於嬉！」她的六個女兒都讀北一女、台大，她堅持當新式教育還不知成效如何時，先用傳統教法！還說我小孩晚回國，起步晚，必須要「追上去」，所以安排他每周補習三天，小孩叫苦連天！



圖片取自 google 圖片網

◆從「身心症」到愛上學

國二上，我的小孩得了「身心症」。早上七點鐘時，他的體溫開始上升，七點半時，燒到三十九度半；怕他做假，我家有很多溫度計，但是不管哪一支溫度計，量出來都是三十九度半，我只好打電話向老師請假。請假後，到了八點半，他準時退燒。到了上學時間，常常是我先生抬頭，我抬腳，兩人合力把他拖上汽車，他一路上叫：「求求你不要叫我去上學！」聽了心中真的很不忍，我們為什麼會讓孩子讀書讀到這樣的痛苦？

進入美國學校三個禮拜後，「身心症」不藥而癒。他變得很喜歡去上學。他們老師早上七點鐘到學校，他想跟老師共進早餐，討論功課，所以早上不到七點，就挖我起床送他去上學，而我常是前一天做實驗做到半夜三更。他對他的老師，那些肯幫他的老師，有說不出來的感恩和愛戴。我從小學六年級開始集郵，特別珍藏了一些東南亞各國獨立時發行的紀念郵票。小孩在學校上到有關國家獨立的課程時，向我借那些亞洲國家獨立紀念郵票，當作參考資料，帶去學校，結果被老師一誇獎，就把郵票送給老師了。我說：「不行啊，那是媽媽的珍藏。」我的小孩說：「可是我的老師更喜歡那些郵票！」

他的老師隔了四年沒有教他，去年在路上遇到，正值總統就職典禮前，孩子回來對我說：「老師說他從來沒有參加過就職典禮...」我們只有一張貴賓卷，孩子竟然跟我說：「你不要去啦，讓我的老師去！」我可以感覺到，老師只要對孩子有一些用心和付出，孩子就會非常感激，令人非常感動。

◆教小孩，要從動機下手

我覺得，我們的課本編得太淺了，我們不能低估孩子的聰明智慧，以為以他這個年齡，只能了解某個程度。皮亞傑有個實驗：五個彈珠排一排，有上下兩排，將第六顆彈珠加入下一排並將長度縮得比上一排小，問小孩哪一排彈珠比較多？結果小孩會說較長的那排較多。事實是-將彈珠換成巧克力後，實驗結果完全改觀，兩歲半的小孩都知道要拿下面這一排！

我們在小學二年級時，開始教整數概念，一個當老師的媽媽問小孩：「小於一百的最大整數是多少？」小孩目瞪口呆，不知道媽媽在講什麼，眼看弟弟要挨揍，哥哥跑過來幫忙：「媽媽要給你一個紅包，裡面的錢不得超過一百塊，你要多少？」弟弟立刻說：「九十九！」**今天我們的教學不能與生活連在一起，小孩不知你在問什麼，這不代表他笨！**

我先生以前要我兒子學中文，規定回到家裡不能講英文，要講中文。於是我的小孩每天回到家，一腳站在門口就用英文把當天學校發生的事情講一遍，講完，進到家，就不講話了。他其實相當痛恨中文，可見體罰對一個孩子身心殘害之大，他到現在還不肯拿筷子，但是很會青蛙跳，可以跳完整個操場！

對於孩子，真的要了解他的心理，而且要有方式對待他。我後來讓他願意看中文，完全是從金庸的《書劍恩仇錄》著手，武俠小說嘛！講到最精采的地方，我就停下來說：「媽媽要去做實驗了。」他拉著我問，後來呢，後來呢，我就叫他自己去。其實他並不能全看懂，自己用想像力填補了很多地方。

◆從了解到關懷到行動

我的小孩剛轉到美國學校時，上課第一天，老師發了十四本英文書，說是這學期要唸的，有哈波李的《梅崗城的故事》、賽珍珠的《大地》、史坦貝克的《人鼠之間》等。這些書都蠻深的，我們的大學生都不一定會讀，何況九年級（相當國二）的孩子？我去問老師為什麼選這些書，老師說：「十四歲的小孩，肌力已經足以傷人，如果心智上不夠成熟、缺乏同理心的話，很可能做出令自己後悔一輩子的事情！我們必須在他青春期剛開始時，讓他的思想跟上，藉著這些不同人種受到不同待遇的書，教會他們『同理心』是什麼。」

《梅崗城的故事》和《奴隸船》是描述美國南方黑人所受的不平等境遇。我的小孩看完了這個故事，一直問我：黑人並沒有比較笨，為什麼會因為他的顏色就遭到歧視？他們以前在學校裡叫黑人 Negro，但看完這些書後，就不再那麼叫了。

《人鼠之間》拿過諾貝爾獎，主角是個智障的孩子。當時發生了喜憨兒烘焙屋被人潑餿水的事件，同學們看了書後，主動下山去幫忙喜憨兒清洗。「因了解產生關懷，因關懷產生行動」，我在我小孩身上印證了這一點！

◆「閱讀」是無可取代的

我們的學校應該多提供課外書，因為看得懂的孩子可以從中得到很多的知識，好像搭個鷹架，讓他自己走上去一樣。現在流行的多媒體教學，其實是不能取代閱讀的。我小孩 11 年級時，老師要他們看《戰爭與和平》，要交報告的！

但是書太厚，他去租錄影帶來看，看完寫報告交去，卻不知電影結局被導演改了。老師發現後，罰他再看一本《飄》。這次他乖乖地看書寫報告，但是我覺得《飄》改編的電影《亂世佳人》是經典作，很值得一看，就租來跟他一起看。小孩看了一半，就看不下去，他說郝思嘉是十六歲，怎麼可以由三十歲的費雯麗演？我說豈有此理，《戰爭與和平》的女主角是俄國人，奧黛麗赫本是美國人呢，你怎麼就看得下去呢？他說：「因為我是先看電影再看書，不管書中怎麼樣描寫，都是出現奧黛麗赫本的形象呀！要是先看書，電影中出現的影像跟我的想像不合，我就看不下去了！」

所以，看書時是自己的想像力，電影是導演的想像力，別人的想像力會阻礙自己發揮想像力！聽演講，如果你不了解背景知識，聽完後，所得有限；閱讀卻可以依照自己的速度，一再反覆。

從實驗結果可看出，閱讀在大腦的神經機制上，電流所顯示的深度是不同的，而且影響神經之間的連結密度，我們現在所界定的聰明才智便是指這密度而言。電流是不會中斷的，例如路上看到小學同學，你不記得他的名字，但幾天後，你突然坐起來，想到了他的名字。電流被激發之後一直走著，連結越密，創造力便越強。

◆有創造力才有未來

我們的未來，就在下一輩的創造力上，如果我們將腦力封鎖住、沒有創造力，我們的未來是沒有希望的。北縣某國小有一面擋土牆，上面有一到六年級的創作圖案，一年級的用個掌印壓下去，順著手指頭的方向畫出一隻漂亮的長尾雞，六年級用彩色的石頭排列成圈圈的幾何狀圖案。我們的孩子，進學校時很有創

意，被我們教了六年以後，就變成石頭，這就是一定要進行教改的原因。我自己覺得，除了行為不要逾矩的最低下限外，教育者（包括父母、部長在內）要放手讓人全面自我發展，小孩才會有創造力！

生命不一定是直線，他可以是放射線、雙曲線或反折線，甚至可以是個圓，只是需要你主動塑造，完成屬於你自己的圓。

◎本文摘自洪蘭教授（陽明大學認知神經科學實驗室教授）的網路文章